

潘天寿以人为本的美术教育思想及当代启示

赵伟乾

潘天寿的艺术观和美术教育思想,对现代中国画和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梅墨生说:“大师之艺术背后,必然有‘大’而‘充实’之人文内容为依托,潘天寿艺术的不朽,正是缘于潘天寿本身具有丰富鲜明的人文思想含量,解读其艺术,不可离此人文之根。”(《潘天寿研究》第二集)确如此言,我们不仅从潘天寿的艺术作品中感觉到他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强烈的民族精神,而且从他的教育思想中也能深切地体会到以人为本的人文特质。

以人为本的人格教育是潘天寿美术教育思想的核心,即从人的本质出发,强调人性,肯定人的价值,关注人生的终极意义。目的在于提高全民的素养和精神境界,建立高尚的人格理想和道德准则,以达到人与自然、与社会整体和谐之目的。潘天寿的美术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的人格教育观。他认为人格教育是美术教育的核心内容,无论在艺术实践,还是在教学过程中,他都把艺术素养的培养与人格理想的培养密切联系在一起,使人格与画格和谐统一。他指出:“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草木,是自然之文也;人有性灵智慧,孕育品德文化,是人为之文也。”“人系性灵智慧之物,生存于宇宙间,不能有质而无文。文艺者,文中之文也。然文,孳乳于质;质,含育于文,两者相辅相成,故《论语》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为人之大旨欤。”(《潘天寿美术文集》)可见,潘天寿的艺术观是以人文价值观为基础的。他认为,艺术品是人格精神的体现,艺术的功能也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在教学中把道德与人格教育放在首位,常告诫学生,“品格不高,落墨无法,作画先做人,不可投机取巧,急功近利”。并指出:“美情与利欲相悖而不相容,去利欲愈远,离美情愈近;名利权欲愈炽,则去美情愈远矣。惟纯真坦荡之人,方能入美之至境。”(同上)潘天寿所讲的“美情”,就是人美好纯真的品格和情感,所以,他把品格与道德视为艺术家和美术教育者的最高标准。当然,对道德人格的崇尚,不只潘天寿一人,传统的文人画家也都十分崇尚。但传统文人画家大多是通过书画来排遣心中的

郁闷,追求个体的人格境界。而潘天寿推崇的是“大人格”,他在追求自我人格境界的同时,更通过自我人格的闪光,在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中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大目标,追求的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大人格”理想。他说:“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同上)所以,他在社会动荡,国家遭难,中国画面临西化的时刻,关注的不是个人的情感,而是关注民族文化的命运。李松这样评价潘天寿:“当传统文化受到异质文化的冲击,连生存价值都受到怀疑之时,把重新研究审视民族绘画历史作为开拓中国艺术新局势,迎接民族艺术复兴的具体行动,表现出青年潘天寿保卫民族艺术的使命感。”(《潘天寿研究》第二集)潘天寿为民族艺术力排众议,锲而不舍,表现出大人格、大骨气。

二,在美术教育中,潘天寿把学识修养与绘画技艺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提出全面发展的美术教育思想。指出:“画事须有天资、功力、学养、品德四者兼备,不可有高低先后……艺术不是素材的简单再现,而是通过艺人之思想、学养、天才与技法之艺术表现,不然,何贵有艺术。”(邓白《潘天寿评传》)因此他特别强调中国画是一门综合艺术,学画者对诗、书、印等姊妹艺术必须要贯通,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精髓。既要懂理法,又不能被理法所限制,既要理法严谨,又要敢于创新,才能达到艺术的至高境界。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更在教学中注重理法与实践的统一,不仅教授绘画的方法技艺,同时又教授中国画理论,讲授画论、画史、书法、篆刻、诗词等多门课程,并编撰出版了《中国绘画史》、《中国书法史》、《花鸟画简史》、《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治印丛谈》、《中国画题款研究》等大量的理论著作。

潘天寿常对学生说:“画跟画理是分不开的,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互相启发,才会有进步……腹中有多少学识修养,反映在笔下非常清楚,具有高深学问的艺术家,其作品一定超神入化。”(潘公凯《潘天寿谈艺录》)潘天寿在教授绘画技法中,也特别强

调中国画的传统特质,尤其对“骨法”、“骨气”特别重视,强调得最多,因为用笔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根本。他有一方最看重的印章“强其骨”,这是他对中国画传统的认识和坚持,也是他自己对笔墨气韵的追求。“强其骨”不仅是一个用笔、用墨的画法问题,实则是一种民族气节,强调的是民族骨气。所以说,潘天寿的美术教育思想是关于学艺人的全面教育、全面发展的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三、潘天寿认为美术教育是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才是美术教育的真正内涵。他将美术教育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他强调民族的文化意识,并不排斥和否定西方文化。他带着强烈的文化责任感来研究分析民族传统艺术,从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他坚信中国的民族文化艺术是优秀的。他认为:“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传统遗产之丰富,艺术成就之高深,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作为中国人,应该花大力气研究、整理、宣扬我们的民族遗产,并从中推出民族风格之新成就。”(《潘天寿美术文集》)“五四”运动后,西方的科学文化和美术教育方式引入中国,民族艺术面临巨大的冲击。潘天寿以极大的民族自信和勇气,为捍卫民族文化艺术而呐喊。虽然他坚持发展民族的文化艺术,但他并不排斥外来的文化艺术。他指出:“东西两大系统的绘画,各有其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对峙于欧亚两大大陆之间,使全世界仰之弥高。这两者之间,仅可互取所长,以为两峰增加高度和阔度,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绝不能随随便便地吸收,要问所吸收的成分,是否适合彼此的需要,是否与各自的民族历史所形成的民族风格相协调。”(同上)潘天寿的艺术主张,是基于东西方文化的深层思考,而非仅就绘画而言。所以,他在审视民族文化艺术、肯定民族文化艺术的美学价值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画的不足。譬如绘画的理论和训练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传统师徒关系的学习方式,不能适应现代的课堂教学等。他为实现中国画从传统教学方式向现代教学方式的转变,在国立艺专时期就着手建立中国画系。他对传统中国画的技法、章法进行整理和归纳,运用于教学之中,使中国画的教学朝着规范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画现代化的课堂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借古开今”的主张,为现代中国画教学开了先河。

四、独创精神是潘天寿美术教育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潘天寿自己就是一位具有独立人格、独创精神的人。他虽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但从不随波逐流,坚持振兴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始终不变。

潘天寿特别重视独立思考、独立创新能力的培养。常常教导学生:“你们要不存偏见,博采众长,不要以学像我为满足,要着眼于创造。要记住,艺术的重复等于零!”同时也告诫老师:“学生有不同的秉赋,直接关系到以后的途程、风格,艺术教育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最好是因材施教,则事半功倍。”(同上)这种培养创新精神的美术教育思想,正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艺术观和教育观,体现他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高贵人格特征。

研究潘天寿的美术教育思想,不仅能够使我们充分认识现代中国画变革中的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样对解决当下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当代美术教育人员中,一部分人实用主义的思想还是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已成为开办美术类专业的重要目的,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功利性和重技轻文的现象。人格塑造、整体素质的教育显得异常薄弱。一些高等美术院校的师资只看学历、职称,学生的培养重在“以就业为导向”,越来越趋向于单纯的技能训练,离人文素质的教育越来越远。当然,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市场需求,学校办学也不能不顾及经济效益,但我们不能以失去人文精神为代价。我们必须把人文教育贯穿到教学的整个过程中,让学生既要有突出的实用技能,又具有良好的人格品质和人文素养,培养出的人才真正能够服务于社会。

美术教育的意义根本在于通过促进人类的文化艺术发展来净化人的心灵,从精神上教育人、塑造人,使人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潘天寿“以人为本”的美术教育思想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给当代美术教育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他把美术、教育和人生三者紧密融合为一体,把文化艺术与民族精神、个人素质与社会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起艺术发展与人格精神相统一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是一条真正适合当今美术教育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